



對山集卷之十三

序

送中丞安崖公往治淮浙鹽法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崖黃公撫巡陝西者三年矣
民安盜息刑清政舉吏民畏愛豪強屏息
廟堂以爲難能士大夫方倚望安崖公久在關中以
庇蔭其庶民小子顧以東南鹽法大壞
國計不通公私告乏

聖天子有憂焉於是勅吏部推擇素有才力大臣往
治之僉以安崖公上聞 制曰是勅至瀕行陝西布

政司參議邠君文範以公昔參晉省辱知特深乃書
抵予曰安崖公仰承

明命柄用有漸正古人明良相遇之期不肖欣慕愛
樂情莫自將惟執事有言以壯其行斯公之所以勤
勤懇懇安養黔首者將由是使天下賢人君子人人
能樂道之矣予惟凡政莫艱於廢極諸鎮莫重於關
中安民輯宇補偏救弊非得老成體國之才必不可

濟故

九重不以重地鎖鑰是恠而借公徃治蓋有監極公
之微隱若曰有清苦之介則何事不可爲有伸縮之

才則何弊不可救於乎明哉夫鹽法之弊今雖數十
年然憲章具在豪右之撓請托之蠹十一而已非壞
也近歲士夫受

命視事者溢額掠民加課賈譽矣然遂至於大壞商
夫竄避邊餉鮮援蓋予嘗拊髀嘆息者也公行矣茲
予深有望於公焉

報
聖天子光照及此經畧之遠圖也凡公之所以極意

上者此或其一爾公思慎哉嘉靖十五年丙申秋九
月朔旦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諱子汝慶之歿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鄜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叅議卒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歿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

不常逮逮矣復歿天道奈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室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訴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一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剽效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視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

月二日丙戌序

海樵子序

予居許西別業三十年矣耕鑿飲食之外所知者農圃藥醫之細爾而與所謂道與器者不識何物也予友湛甘泉氏寄予格物通及學訓乃知君子之道非高明不居如此予之荒唐益可笑也乃端溪王君又以海樵子寄予談理辯義精詳懇切有甘泉氏之風至於三復之餘始知其原出於甘泉氏

聖天子以堯舜禹湯周孔之道化天下縉紳以道自鳴者紛紛然無下數十人而篤實當理則甘泉氏師友之間爾端溪君以盛年大學樂正道於澶淵之濱而不乘時建績光輔大業則其志可知矣吁抱洙泗之藝而甘心箕穎之間斯足以見唐虞人才之盛也已因駱生之請遂以是序海樵子云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己丑序

休庵詩集序

故兵部尚書王莊毅公休庵集三卷巡按御史對霍李君付知臨洮陳君刻之以傳屬余爲序其後以識歲月予惟公剛方正大之氣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尚凜凜然起敬况當時乎亡友山西按察副使馬君公

順道公履歷獨詳以爲關中山嶽之氣乃篤生於公
如此昔山陰成質夫巡按時益刻其贇庵集矣休庵
集則公所自著者詞嚴義正渾厚爾雅讀之可以使
人興起志意立懦而廉頑顧至於今板刻尚艱對霍
君力謂公

當代名臣關隴豪傑見其集信知浩然之氣公所素
養故其事業文章皆本之於此真知言哉昔韓昌黎
之文至於異代得歐陽永叔始知其美而傳之其道
同也今對霍君之於莊毅蓋同代後時者其神契何
異於韓歐邪敬書以告後之君子焉時嘉靖丁酉冬

十月乙未序

送樊子諭序

蜀有博學篤恭君子曰樊君子諭予往者識之鄜杜
鄜杜有博學篤恭君子曰王敬夫樊君以教諭居於
鄜杜與敬夫交且厚也故予訪敬夫於鄜杜因得與
樊君交故予知樊君益王君之於予也後樊君以家
艱去鄜杜予每至鄜杜王君必稱之曰夫安得樊君
與之共坐以論哉其且懷於君子如此此可以知樊
君矣後數年樊君復吟涇陽教諭予有族姓在涇陽
則又數與樊君遊故益知樊君表表長者也今年夏

五月庚午知涇陽吳公某者之同年也令族姪康生
來以書謂予曰樊君以浙江之聘將往校其試文願
吾子之有以贈樊君也夫試以進士文以顯業校以
別賢故士非試無以進業非文無以顯賢非校無以
別士者天下治安之所資君相所宜慎求而勿易者
也浙之大夫君子有以知樊君之賢也故遠求樊君
者如此勤其亦有慕丁樊君焉耳今天下豐產之區
以浙江爲首司而言士者亦惟浙江是先蓋自

高皇帝建國以來其以文武之資佐命而創物者若
括蒼劉公以儒者之志迫而示斯文之軌則者若金華

宋公王公與天台方公數君子者名德巍巍然首集
昌明開物之始其流風餘韻天下莫不仰之如覩也
况其桑梓之地哉今浙江之士日盛而登庸之效日
益以間於天下矣其士之抱業就試者又鱗次羽集
於場屋之間矣非積學履真遂昭廣識者尚可以易
辦於斯哉是以持之吾樊君者良以異其如是焉耳
夫文之所以見士者自古堯舜咸先之蓋微言無以
見志故試其文者將以探其業也數言之間心之邪
正學之真僞業之崇卑舉露而無隱焉其校之者或
未能如是也是倚衡以觀眩獲其所獲而非吾之所

謂獲者多矣夫豈斯文與斯民之幸哉樊君其有以
念之可也謹以是復於吳君其睽闊希戀之懷吳君
自有以道之非予所能及也嘉靖元年歲在壬午夏
五月二十又六日辛未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
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

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
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
朝知名當時其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誦

其義思其人使人藹思奮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
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
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
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閎偉散脂韋浮沉則剛
毅亡卽讒履僞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
下者此數者苟旣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
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
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
渠德光同舉而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

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脩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脩業之意而碩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

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

哉關中之前脩學者之已事予故丁寧於諸君所美諸君之慎之也今日諾君之會正所以脩其同為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逖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往訓摹倣標敘遠於事實予猶以為過云弘治時上興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為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為翰林脩撰一時能文

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

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脩撰歸十二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脩可以上薄屈宋賈董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厥覩淺矣仲默嘗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

仲默者此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旣移音節斯異脩辭之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復能引而上之不沉於流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旣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值張子時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二年二月甲子序

賀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公七十序

大臣以禮致仕而年盛體強無所爲者

國家自六十年不過三數人而已致仕矣能休休然秉禮率義以飲食宴樂無繫於外無動於中蓋自漢二疏以下殊不多見若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南莊李公真其人也往在予以待從在

闕庭而公爲通參議私以爲從容端雅得大臣鎮重之體洎覩其光範接其論語心益重之以爲是則所謂有難進而易退之節者凡所以使頑夫能廉懦夫能有立志者何知非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也正德戊

辰予有先夫人之艱西歸後聞公爲掇而公以名德宏才居輔本兵乃一疋以鎮靜爲心天下有識之士莫不以公爲難能使在庭之臣率皆如公則

上亦何以遠勤宵旰於不毛之地也於乎艱哉丙子公遷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使公數上書乞免皆被溫旨勉留明年丁丑公復上書以爲凡此皆肺腑真情若托病要名臣當萬死又本無才能而要結稱譽陰相固祿而陽示恬退則臣之所深耻雖死不爲也上知公志必不可奪於是下詔從公之請加進太子少保給驛以歸於乎休哉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士

之所由以自立者也彼以聲音笑貌之末要名譽
固位揚榮近之名公所以欺天下罔後世人同以爲
是而莫之察者公獨慨然以妾婦之道目之其慷慨
之節逸邁之氣殆何如也於乎偉哉今年正月元日
公壽七十予無能以登公之堂稱觴爲壽乃以此文
因公之姻契張廷儀氏遥壽於公若曰卽不能道致
公之高明然於君子之操亦槩乎可考矣復致意於
公今年力尚強而步履綏和願公保之重之使鄉之
後生小子與天下之思慕企仰於公者得有矜式
上副

先帝寵眷篤厚之意下昭君子貞固光明之業則天
下後世名之而可言稱之而不媿豈非毅然大丈夫
之事哉因繫之以詩曰南山巖巖人所瞻矣君子萬
年胡不訓矣汾水湯湯於彼由矣君子萬年人所宗
矣南莊之遊君子樂矣邦家之光君子作矣君子作
矣永錫爾胤子孫振振世萬益訓世萬益訓君子之
祥福祿來賀君子之光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元日
庚申序

書辛菴贈後序

此幸菴先歸致時公卿大夫相贈之詩也先生勛名

事業昭在人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仰之後之人有
讀是集者抑可以覘先生意度於百世之下矣西安
太守趙侯昔爲司馬大夫與知於先生甚厚見墨集
喜而刻之以傳謂予當識諸後因具歲月於此於乎
先生之歸二年矣而陶然少之懷浩然少之氣猶夫昔也
豈非赤松黃綺之徒出緒以濟時及真以敦化者哉
嘉靖乙酉夏四月壬寅謹識

泮東靈藥記序

予惟造化之變易其微妙不可易而言也緇黃之流
從事於此何可勝道然實不足以副名虛恢之意多

而馳騫之習遠以育誘育鮮弗瞽矣予自戊辰歸田
士大夫間有過者率稱金穀石鼓之術炫耀過情綜
核弗應舉世效之無一成者豈爲方之本謬哉想像
猜疑加以脫夫利口烏得不難向嘗玩土宿之論究
寶藏之言乃知草不金石一切相須猶醫之若臣佐
使相疾爲劑理之自然智不能加愚不能少信乎魏
伯陽以類輔自然非謾說也暇日卽諸家所收刪其
詭僻約以恒見萃爲一編名曰泮東靈藥記用存家
笥聊備省觀通繇求之宛如在目夫事雖渺昧道實
簡便格物之餘或廣別識固非徒然妄求非分可擬

耳若夫金穀石鼓別有妙旨難以例言也壬午十月
十三日太白山人序

贈漁石子序

漁石子以名御史推擇爲陝西提學副使由壬午至
今六年矣關中名士凡有與被漁石之教者莫不漸
德感化鈍者奮而利者懼於是彬彬然視徒益懋予
觀其盛友其人未嘗不附髀而歎以爲漁石子善教
乎吾關中也蓋若是哉是歲東有二月甲寅

上以山西獄訟之事不可無譽望之臣以專之乃特
簡命吾漁石子焉西州之士張某秦藩曹士奇二十

餘人過予出是冊請題其甚載予讀其詩感其意因誦
之曰之子之於漁石其眷戀懇亟奚啻亦子之於母
也辭婉而思長意真而感遠蓋非所謂鼓音笑貌於
先生長者矣予將序述之子之意於首以告諸觀德
之君子或亦有所采焉曩者漁石子之來關中也予
謂其必能振作興起以益吾西土之士天下之爲是
官者非不欲士之皆善也然而意有所弗逮懷有所
弗長則行矣而忽躡往矣而復沮故雖終日勞勞所
事而動之不化教之弗馴不屑之人猶重假昔以自
文於妻子閭里之間士安於習見狃於素聞雖殊被

獎與勉進焉者亦玩而罔信顧而自疑是士艱善道俗之厚風君子於是蓋竊有憂心焉先王於禮必皆有等級者所以示軌則明分限使智不得踰而愚不得殺也至於賢否之際乃混混焉以施區區乖錯指摘參謬是無怪乎賢者自疑而否者藉口此懷之不長意之弗逮之外也漁石子涵育啓迪之意不滯乎古昔而舉措獨反於此是以關中之士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究其業而安其心懲其愆而述其志凡以漁石子能以服其心探其志焉耳矢人情紛紛日異若握沙傳影孰能追之不違摩之畢聚如之子之於

漁石子哉嘗有約於漁石子曰他日去此予必送之乃今以兒女子之事不得送覩之子之意加耿耿焉後之君子其欲考漁石子之在關中者尚亦眎夫之子之所陳者可也嘉靖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己巳序

贈雨山子序

夫君子之於天下因其蔽而救之因其利而利之而已故矯情者鮮功因民者廣福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此言聖人善因民施化也故曰此之謂民之父母明興百六十年海內晏然百姓富庶禮教興行息澤

汪濊可以上軼成周下陋漢唐者行此道也古者天子省方巡狩慶讓諸侯視民疾苦故庶民用章燮倫攸敘中葉以後繼統者德罔比於先王上威蕩則下不朝上佚慾則下咨怨故先王所以厚民敦化之道乃至無益於世此非法之過也嗣而行之不能惟其意者之過也

太祖皇帝監於前代而以巡狩之事委之風紀之司歲命御史分按天下任大而責重法備而訓詳士大夫所以行道於時而報稱於

上者惟是官得以自爲所謂吏治之隆汚民生之疾

苦惟是官得以綜核劑量去其所惡而貽其所好察其所不欲而施其欲一年得其人則一方十餘年享其利一年非其人則一方十餘年受其弊此士大夫於資性問學二者所以相湏而相濟也陝西北控三邊西接戎翟餽餉餽繁百姓疲敝下吏舞文桀民傲法加以正德末造權倖驕放誅求盡乎錙銖荼毒徧於闡闡非二三君子相與周旋其間民則無孑遺矣嘉靖乙酉冬雨山子以執事來治關中適乾涇興屋新有寇憂賊黨雖獲而寃滯甚繁雨山子與鎮巡藩臬諸公力正之危疑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矣及乎發

聖山集 卷十三
四十一
奸摘伏芟敝興利崇義信教吏畏民悅則一時諸公
未可先也夫率履者不激脩常者舍妄此非本於資
性而養於問學不可得而通也雨山子獨能優入於
是其動而有功行而物化可怪也昔予聞雨山子之
義於是大夫恨莫能與之就見乃又親見吾民被與
雨山子之澤明年雨山子按部過予乃又躬覩其爲
人不但與所見所聞無憾也貌頎而恭履巖而恭言
序而理其氣浩浩焉其心休休焉其文章彬焉是雖
本之於天資而學問之所養不可誣也夫民易令而
難忱也雨山子令下而民信教至而民從其行事一

視於民因其利焉與之興因其敝焉與之革如是而
已矣聖人不踰情以爲理不矯俗以貨名皆此道也
其秋七月予自華山歸過長安以采薪之憂留滯兩
旬雨山子則數往問予間有議論稽古昔之制明當
時之宜繫予山居以來才一見耳冬十有二月辛亥
雨山子以書別予東還京師因謾書此以贈夫士大
夫之所學

祖宗之所定凡所以爲乎民也今士大夫固有慕虛
恢之節傷淳古之化者則斯民之疾苦何復止乎言浮
諸履譽爽諸實非天下之所以望乎士大夫與士大

夫所以自待乎天下者也士大夫欣慕雨山子者皆是也雨山子蓋亦以其所已行者見而語之乎茲予以望雨山子矣其有寄贈和答於雨山子者亦皆附具於左則斯言也又若爲之引云

刻臺史集序

此又浚川子爲御史時之所著也宏放辨博縉典則麗無不有之誠希世之偉觀達人之獨詣也浚川子並前溝斷集寄予與無涯子曰溝斷集旣已刻矣此又安有弗可傳者念覺聞之曰聘雖不敏然於先生長者之載固不欲其弗興天下願學之士同誦習也

願夫子識其歲月以廣吾浚川先生之懿訓與吾無涯先生公世之盛予則因撫卷歎曰繇古及今文章之士所以自鳴其志意者不獨傳記所稱也苟士大夫無公世之心思有以廣眎之則古之所逸豈但南華由麗邪夫作者之意但以舒發其懷耳非必欲與傳於無窮也士大夫誠如吾念覺不欲掩其前脩之微則連山歸藏雖至今存可也念覺勉哉工始於是年正月戊子訖於是年二月丁丑嘉靖丁亥三月丁酉序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觀其人聽其
言有學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
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
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
口耳之細能命一辭勝一說卽小視萬物皆莫己若
是蓋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騫如彼耳然于辭說
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
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微有出入亦不害其有
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
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蓋好古之過也於乎斯

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
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質
質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亦不遠乎予今歲凡四會
文谷子矣其所啓迪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
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
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官不合於
條例左遷治郡今

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
贊弘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使之待年於郡而
不亟登於

朝哉於予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命事南溟子以予爲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甲午八月戊午序

王舜夫集序

晉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覩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爲詩矣嗟夫舜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雋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俱

亡亦賴於此而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又敘之故酈炎李賀百世與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蓋天不愛寶而恠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集所覽畧可徵矣

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弘治正德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無聞而麗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逝乎弗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共

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
卷首予不贅也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朔旦序

送太守鳧溪公入

觀序

天下之大府有六曰開封平陽真定濟南兗州而莫
如西安故吏部推擇厥守視他郡尤謹焉陝西北控
三邊西環羌落轉輸餽給之類雖一切倚於西安才
力稍長土石亦能辦之至三邊八府之政凡經省會者
無大小采心西安是歸而經畧損益之際又惟西安太
守預焉北有宏博之才明遠之識固能濟也鳧溪公
來守西安今將二年矣正己率下遵道軌物州縣之

吏不敢有逸厥度汚暴不作民志用熙饑饉之後屢
獲豐年脩弊舉廢視昔改觀總制漁石公巡撫南臯
公皆深相推重藩臬未備須公底成故薦剡所稱卓
然有國士之風身繫安危力迴否泰非虛語也今年
春予以女孫之事邂逅長安辱公知愛特厚數令德
音彌增歎服以爲余秦復生不復是過兩公推重豈
適然哉有試之辭雖世萬幸允也徐以俟之寧止是
乎明年天下諸司朝

觀之期鳧溪公將前期北上西安士大夫以書抵予
徵文饒公憂勤於民知彼其厚也吏民之望鳧溪安

養厥生如彼其專也數月之違瞬息之頃爾百姓愁
歎若違乳哺此其故何哉民窮之極昔也若以爲分
所宜然及今則簞食瓢飲皆爲已有有貪吏不敢肆行
奸民不敢復施吞噬一日在府則飽暖無奪是安得
而弗爾也今

皇帝勵精圖治求民之瘼累下優札守令之詔

先朝故事循良優異者

錫宴於

朝以爲有官之勸安知不以鳧溪爲首而

錫宴於

朝邪顧問之餘又安知不以鳧溪公留置釣衡鼎弼
之地以共成天下之務邪然則百姓之慮非過也已
敢以百姓之意書之以饒鳧溪公而復吾西安士大
夫之請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庚申

奉壽南莊先生八十序

嘉靖乙酉南莊先生時壽七十海嘗撰文洎詩以壽
矣今又十年先生壽蓋八十海方欲具詞壽先生而
先生子壻絳州張主簿欽徵序爲壽海惟大臣之義
在位則恭和以弼化在野則優遊以訓俗故周公吐
哺而謨猷之士畢臻其門二疏享金而脂韋之徒咸

愧其致是以敷勳當世流馨後昆今昔所稱茂能加
 矣南莊先生昔以宮保之貴職司邦禮望重德尊經
 濟靡空歸田二十餘年清風大節彌久彌新大臣之
 義始終之道唯先生無愧焉夫七十之壽古以為稀
 矧年踰八旬康強未艾傳稱天下之所昇考德量賢
 不亦信乎欽父庭儀處士海三十年忘形友也間嘗
 過海則數言南莊先生起居之詳未嘗不欽仰休風
 緬懷穹操元子伯音侍御及季子仲南太學才猷過
 人名聞曠世辱承罔棄疊有致聲其家庭之間晨昏
 之奉先生視其履樂其成內無惡於志外無拂於心

休休愉愉或者漢疏氏亦少也

本朝大臣能以方剛之年脫榮狗義固未多見而驅
 遣之餘猶不能委心息駕覲覲微舉則所在而是望
 先生之風考先生之履有不汗顏愧死者則亦非人
 之子也故先生八旬之壽海則傾心感羨以為可以
 風化百世固不敢以鄙放之久為辭於欽之所請焉

秦安縣志序

可泉方伯既成秦安志時汾西亢君知秦安縣遂請
 壽梓人梓人告成乃走使以予序其首簡予讀可泉
 之志感山川清淑之氣必欲鍾之於人故聖賢君子

之生山川之名隨爲穹窿秦安居隴右萬山之中而
賢人君子之生代不乏人非其清淑之氣承運播靈
安能若是乎哉可泉子於是爲之志以載其文獻然
亦有不可得而辭焉者矣志凡八篇首建置次地里
次職官禮制學校人物田賦藝文末載權文公之文
二十二篇若曰文章事業未徒今爲然在唐已如此
矣亢君之治秦安吏畏民懷教化興起西土郡邑之
吏未之能或先也卽志又可以見其所有事非瑣瑣
簿書期會而已於乎其賢矣夫於乎其賢矣夫嘉靖
十四年乙未五月丁亥序

樊子少南詩集序

予昔在詞林讀歷代詩漢魏以降顧獨悅初唐焉其
詞雖縉而其氣雄渾朴畧有國風之遺響後三十年
會信陽樊子少南出其詩聞其議論蓋初唐之雋者
矣然體裁因時而易世道升降聲音畢從亦理之自
然者少南生八百餘年之後能脫夫近習不聿造其
奧如此非所謂豪傑之才哉或曰唐初承六朝靡麗
之風非儷弗語非工弗傳實雕蟲之末技爾子以雄
渾朴畧與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後而能卒然振
奮其氣詞或稍因其故而格則力脫其靡也或曰然

則盛唐不足邪曰所謂文之以禮樂而考得其成者也少南集其所爲詩若干卷示予徵予序其首因其偶合於少南而欣愛其體裁故以是歸之學初唐而得初唐學漢魏而得漢魏學古君子使皆如少南斯可以爲我有

明之盛矣乎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丁亥序

對山集卷之十三終

卷之四